

古代文選

〔二十〕

一九七四年七月
上海人民出版社

天 论

刘禹锡

天 论

刘禹锡

说 明

刘禹锡(公元七七二——八四二年),字梦得,唐代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哲学家和文学家,曾和柳宗元一起,参加地主阶级政治革新运动,并因此遭受长期迫害。著有《刘宾客集》。

《天论》分上、中、下三篇,是刘禹锡哲学方面的代表作,它继承荀子以来唯物主义传统,对柳

古代文選

〔二十〕

一九七四年七月
上海人民出版社

天 论

刘禹锡

天 论

刘禹锡

说 明

刘禹锡(公元七七二——八四二年)，字梦得，唐代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哲学家和文学家，曾和柳宗元一起，参加地主阶级政治革新运动，并因此遭受长期迫害。著有《刘宾客集》。

《天论》分上、中、下三篇，是刘禹锡哲学方面的代表作，它继承荀子以来唯物主义传统，对柳

宗元《天说》的唯物主义思想作了进一步补充，详细地论证了天也是一种有形的物质，作为自然界的天和人类社会各有特殊的客观规律，并提出『天人交相胜』的说法，说明两者之间既互相区别又互相作用的辩证关系。从而有力地批判了有神论和天命论等反动谬论。这是刘禹锡在唯物主义发展上的新贡献。

《天论》还分析了人类对于自然界某些规律还没有掌握和法制废弛，是有神论和天命论产生的认识根源和社会根源，当然作者没有、也不可能看到这种迷信思想的阶级根源，但文中表现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意志和崇尚法治的精神，是很值得注意的。

上篇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于昭昭者^(一)，则曰：『天与人实影响；祸必以罪降，福必以善徕^(二)，穷阨^(三)而呼必可闻，隐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四)。』故阴鹭^(五)之说胜焉。泥于冥冥者^(六)，则曰：『天与人实相异；霆^(七)震于畜木，未尝在罪；春滋乎莖茶^(八)，未尝择善。阨^(九)、蹶焉而遂^(一〇)，孔、颜焉而厄^(一一)，是茫乎无有宰者。』故自然之说胜焉。余之友河东解人^(一二)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韩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余作《天论》，以极其辩云。

〔一〕昭昭，明白。就如同讲『天理昭彰』。

〔二〕徠，同『来』。

〔三〕阨，『厄』的异体字。穷阨，艰难困乏。

〔四〕物，东西，这里指鬼神。的，的确。宰，主持。

〔五〕鸞（质）^{ㄉㄣˋ}，安定。阴鸞，意思说上天默默地安定人

民。《尚书·洪范》：『惟天阴鸞下民』。

〔六〕泥，拘泥、坚持。冥冥，昏暗、无知的样子。

〔七〕霆，雷霆。

〔八〕董（进）^{ㄉㄨㄥˋ}，药名，亦名乌头，一种有毒的草。荼（途）^{ㄊㄨˊ}，苦菜。

〔九〕跖（直）^{ㄓˊ}，即柳下跖，春秋末期奴

隶起义的领袖，反动的奴隶主贵族污蔑他为『盗跖』。《荀子·不苟》称他『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庄

子·盗跖》说他率『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所到之处，使『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他曾痛骂孔丘，指出

孔丘是『巧伪人』。跖（觉）^{ㄓㄨㄛˋ}，庄跖，战国时楚国起义军领袖。楚怀王二十八年（公元前三〇一年）齐、韩、魏三国

大败楚军于垂沙，他率民众起义，展开激烈战斗，占领若干地区，可见他们英勇战斗所产生的影响。遂，遂其

生，指长寿而终。

〔十〕顔，即顔渊，春秋时鲁国没落贵族，孔丘的得意学生。

〔十一〕解，在今山西解县。

评：

古代讲天和人的关系的，有各种不同说法。但从根本上讲，只有两家，一家唯心，一家唯物，前者认为天是有意志的神，主宰着人类，孔丘、孟轲、董仲舒以至韩愈等儒家保守派都属之。后者认为天是无意志的自然物质，与人事没有关系，荀子、韩非、王充以至柳宗元等法家和政治革新派属之。刘禹锡和柳宗元的观点是一致的。他积极支持柳宗元对韩愈等反动的天命论的批

判，因而写作这三篇《天论》。开头就有力地概括了历来唯心、唯物两家争论的基本观点，表现了自己鲜明的倾向，对这个问题作了比较全面总结，以及把这场反对唯心论的战斗深入进行下去的决心。但这里把柳下跖、庄跻和孔丘、颜渊作这样对比，中篇中把反对过孔丘的匡、宋譬喻为是非不存的地区，都反映作者没有摆脱传统的阶级偏见。

大凡入形器者(一)，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二)。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尔(三)。其说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阳而阜生(四)，阴而肃杀(五)；水火伤物，木坚金利；壮而武健，老而耗耗(六)；气雄相君，力雄相长；天之能也。阳而蓺树，阴而擎斂(七)；防害用濡，禁焚用洒(八)；斩材竅坚(九)，液矿礪钝(一〇)；义制强讐(一一)，礼分长幼；右贤尚功，建极闲邪(一二)：人之能也。

(一)形器，有形的器物。

(二)尤，最。

(三)天与人交相胜，指天和人互相斗争和互相作用，有时天可以胜

过人，有时人亦可以胜过天。

(四)阳，指春夏。阜生，生长。

(五)阴，指秋冬。肃杀，指植物凋谢。

(六)耗，消减。耗(帽 300)，眼目失神不明。

(七)蓺，同『艺』。蓺树，种植。擎，『揪』的异体字。擎斂，收敛。

(八)濡(如 35)，沾湿。防害用濡，意思是说，用水来防止旱灾。洒，浇水。原作『酒』，当係形近而讹，依文义改。

〔九〕新材，新伐木材。窾（款 kǔān），空处，这里作动词用。窾坚，指对坚硬的木材等施工。

〔一〇〕液矿，使矿物

化为液体。副（刑 xīng），磨刀石，这里作磨刀解。铍，刀锋。

〔一一〕强，强暴。讎（杰 ché），攻击别人，人的短处，揭

发别人的阴私。

〔一二〕极，标准。建极，树立标准。闲，防闲。闲邪，防止邪恶。

人能胜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一〕，违善必罚。当其赏，虽三旌〔二〕之贵，万钟之禄〔三〕，处之咸曰宜。何也？为善而然也。当其罚，虽族属之夷〔四〕，刀锯之惨，处之咸曰宜。何也？为恶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预乃〔五〕人事耶？唯告虔报本〔六〕，肆类授时〔七〕之礼，曰天而已矣。福兮〔八〕可以善取，祸兮可以恶召，奚〔九〕预乎天耶？』法小弛则是非较〔一〇〕，赏不必尽善，罚不必尽恶。或贤而尊显，时以不肖参焉〔一一〕；或过而僇辱〔一二〕，时以不辜参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当然而固然，岂理邪？』天也。福或可以诈取，而祸或可以苟免。『人道较，故天命之说亦较焉。』法大弛，则是非易位，赏恒在佞〔一三〕，而罚恒在直，义不足以制其强，刑不足以胜其非，人之能胜天之实尽丧矣。夫实已丧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一四〕然，提无实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数穷〔一五〕矣。

故曰：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法大行，则其人曰：『天何预人

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则其人曰：『道竟何为邪？任天〔二〕而已。』法小弛，则天人之论驳焉。今以一己之穷通〔三〕而欲质天之有无，惑矣！余曰，天恒执其所以临乎下，非有预乎治乱云尔；人恒执其所以仰乎天，非有预乎寒暑云尔。生乎治者人道明，感知其所自，故德与怨不归乎天。生乎乱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举归乎天。非天预乎人尔！

〔一〕蹈，履行，实行。

〔二〕三旌，三公，古代最高级的官位。《庄子·让王》：『王谓司马子綦曰，『屠羊说居处卑

贱而陈义甚高，子綦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释文》：『三旌，三公位也。』

〔三〕钟，古时量单位。春秋时齐国

的『公量』。以四升为豆，四豆为区〔四〕，四区为釜，十釜为钟。万钟之禄，形容俸禄优厚。

〔四〕夷，灭；族属

之夷，指把三族或九族人都处死的刑罚。三族，指父族、母族、妻族。一说指父母、兄弟、妻子。九族比三族的面更

广。

〔五〕乃，你。〔六〕虔〔qíu〕，敬。本，指天。《荀子·礼论》：『天地者，生之本也。』告虔、报本，都

是祭天的意思。

〔七〕肆类，以摄位之事告天。《尚书·舜典》伪孔传：『肆，遂也。类，谓摄位事类。遂以摄告

天。』授时，以天时告诉人民。《尚书·尧典》：『敬授人时。』

〔八〕令〔xíng〕，语助词，相当于『啊』。

〔九〕奚，为何。

〔十〕驳〔bō〕，杂乱。是非驳，指是非不分。

〔十一〕不肖，行为不好。参，参与、参杂。

〔十二〕僂〔lěi〕，刑戮。

〔十三〕恒，经常。佞〔nèi〕，善以巧言献媚。

〔十四〕挈挈〔qiè〕，独特的样子。

〔十五〕数，技能、本领。穷，尽。数穷，本领用尽。

〔十六〕否天，一本作『人』，今据《唐文粹》。

〔十七〕穷通，失败和

顺利。

评：

刘禹锡认为，天与人各有各的职能，天的职能在于生长繁殖万物，人的职能在于建立法制，各有各的法则，不能互相干预。这和荀子以至柳宗元的观点，是一致的。刘禹锡还进一步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观点，肯定了『人定』能够『胜天』，人类在掌握自然界规律的基础上，可以利用、改造自然，来为人类服务，如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兴修水利以防止灾荒，伐木镛金以制造用具等等。这就更有力地批判了韩愈等把人类的改造自然视为损坏元气阴阳、应受天罚的反动观点。

同时，刘禹锡剖析了自然界各种生物都在为生存繁殖而竞争，只有强胜弱败，没有是非可说，所以说『其用在强弱』；而人类社会则需要明确是非标准，建立法制，赏功罚罪，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所以说『其用是在是非』。这些人类职能，是自然界所没有的。

这里明显地表明，刘禹锡是个具有法家思想的人物。儒家一贯主张『礼治』，而极力反对法制。公元前五一三年，晋国铸刑鼎，孔丘就对之进行猛烈攻击，认为如果公布了法制，奴隶主贵族就不能随心所欲地统治奴隶。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是说，贵族可以横行不法而不受任何拘束制裁，奴隶则应当被任意宰割，而没有任何保障。法家为了保障新兴地主阶级的

权益，和打击旧奴隶主贵族，提出『法治』来对抗『礼治』。商鞅变法，首先就打击破坏新法的贵族。韩非主张『法不阿贵』，要『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刘禹锡则继承了这种思想，并且试图从实行法治的程度的角度，来说明天命论产生的社会根源。他认为人类能否胜天，就在于是否推行法制。推行得好，则是非清楚，赏罚分明，人们不会相信天命；推行不力，或完全不推行，则是非不清，赏罚不明，人们就会祈求天命。所以，天命论这种迷信思想的产生，是社会混乱、法制松弛的结果。这种认识和主张，在当时是有进步作用的。当然，刘禹锡没有，也不可能看到有神论迷信思想产生的阶级根源，它主要是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欺骗和麻醉。我们还必须看到，刘禹锡所主张的法制，是为巩固地主阶级专政服务的，他所说的『公是』和『公非』，也不过是地主阶级的标准。

中篇

或曰：『子之言天与人交相胜，其理微，庸使户晓^(一)，盍取诸譬焉。』^(二)刘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群适乎莽苍^(三)，求休乎茂木，饮乎水泉，必强有力者先焉；否则，虽圣且贤莫能竞也。斯非天胜乎^(四)？群次乎邑郭^(五)，求阴于华榱^(六)，饱于饔牢^(七)，必圣且贤者先焉；否则，强有力莫能竞也。斯非人胜乎？苟道乎虞、芮^(八)，虽莽苍犹郭邑然；苟由乎匡、宋^(九)，虽郭邑犹莽苍然。是一日之途，天与人交相胜矣。吾固曰：是非存焉，虽在野，

人理胜也；是非它焉，虽在邦，天理胜也。然则天非务胜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幸则归乎天也。人诚务胜乎天者也。何哉？天无私，故人可务乎胜也。吾于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诸近也已。』

(一)庸，用。庸使户晓，为了使家家户户都懂得。

(二)莽苍，指郊野地区。

(三)刘禹锡认为体力强壮

是天生的，所以这里说是天胜；他认为『圣贤』品德才能，是经过教育、学习而产生的，所以下文说是人胜。

(四)邑(义)，城邑。郭(服)，外城。邑郭，泛指城市。

(五)榱(催)，屋椽、屋檐的总称。华榱，指有

彩画的房屋。

(六)汽(戏)，活的牲口，也指生肉。牢，牲畜。汽牢，泛指牛、羊、猪等。

(七)道，经过。

虞、芮(锐)，西周时的两个小国。

(八)匡，宋，宋是春秋时国名，匡是宋的一个城邑。孔丘曾过匡，宋的地

方，匡地的人民要拘留他，宋国新兴地主阶级桓魋，要捕杀他，吓得他狼狽逃走。

评：

从这里可以看到，刘禹锡认为，人的品德和才能是经过后天教育和学习产生的。也就是说，知识是后天才有的，这是对孔丘『天生德于予』、『生而知之』等先验论的一个批判。但刘禹锡认为强有力是属于天生，则是不正确的。过去那些弱不禁风的小姐和白面书生，难道不是长期脱离劳动和缺乏锻炼的结果吗？后天的劳动和体育锻炼，对于人的体质强弱，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或者曰：『若是，则天之不相预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一)引天为？』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滩、溜、伊、洛者^(二)，疾徐存乎人，次舍^(三)存乎人。风之怒号，不能鼓为涛也；流之湔洄，不能峭为魁也^(四)。适^(五)有迅而安，亦人也；适有覆而胶^(六)，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尝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鸣条之风可以沃日^(七)，车盖之云可以见怪^(八)。恬然济，亦天也；黯然沉，亦天也；陆危^(九)而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尝有不言天者，何哉？理昧故也。』

问者曰：『吾见其骈^(一)焉而济者，风水等耳，而有沉有不沉，非天曷司欤？』答曰：『水与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数^(二)存乎其间焉。数存，然后势^(三)形乎其间焉。一以沉，一以济，适当其数，乘其势耳。彼势之附乎物而生，犹影响也。本乎徐者其势缓，故人得以晓也；本乎疾者其势遽，故难以晓也。彼江、海之覆，犹伊、溜之覆也。势有疾徐，故有不晓耳。』

问者曰：『子之言数存而势生，非天也；天果狭于势耶？』答曰：『天形恒圆而色恒青，周围^(一)可以度得，昼夜可以表候^(二)，非数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动而不已，非势之乘乎？今夫苍苍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还于卑小；一乘其气于动用，而不能自休

于俄顷。又恶能逃乎数而越乎势耶？吾固曰：万物之所以为无穷者，交相胜而已矣，还相用而已矣。天与人，万物之尤者尔。』

问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数，彼无形者，子安所寓其数耶？』答曰：『若所谓无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为体也不妨乎物，而为用也恒资乎有，必依于物而后形焉。今为室庐，而高厚之形藏乎内也。为器用，而规矩〔一〕之形起乎内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响不能逾；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逾。非空之数欤？夫目之视，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焰而后光存焉。所谓晦而幽者〔二〕，目有所不能烛耳〔三〕。彼狸、狴、犬、鼠之目〔四〕，庸谓〔五〕晦为幽耶？吾固曰：以目而视，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视，得形之微者也。乌有天地之内有无形者耶？古所谓无形，盖无常形尔，必因物而后见尔。乌能逃乎数邪？』

〔一〕曷，为何。

〔二〕淮（维 we）、淄（兹 ze）、伊、洛，都是小河的名称。（这是和下文的长江、黄河等相对而言）

淮河、淄水在今山东，伊河、洛水在今河南。

〔三〕次，停留。舍，同捨，离开。

〔四〕沬（沬 se），『潮』的异体

字，逆流而上。沬河，指弯逆的河流。魁，小的山丘，这里形容浪峰。

〔五〕适，如果，假如。

〔六〕胶，指船

只搁浅。

〔七〕鸣条，风吹树枝发出的声音。鸣条之风，指吹动树枝的小风。沃，浇水。沃日，是说风起浪涌，太阳被浪涛隐灭，如同用水浇灌一样。

〔八〕车盖，古时车上棚子。车盖之云，指天气晴和时的彩云，在人头上形

同车盖。见怪，发生变幻。这几句是说：航行在长江、黄河、淮河及海上的人，常常遇到好天气变成坏天气的事，天气变化是自然现象，非人力所能操纵，所以说『疾徐不可得而知，次舍不可得而必』。（九）陆（店Dōg）危，

临近危险。

（一〇）骈，并列、双。

（一一）数，指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法则、规律。

（一二）势，指事物发展的客

观趋势和必然性。

（一三）周回，周围。

（一四）表，测量仪器。候，窥测。

（一五）规矩，校正圆形和方形的两

种工具，这里即指圆形和方形。

（一六）晦，夜。幽，暗。

（一七）烛，照耀，引伸为察见的意思。

（一八）狸，俗

称野猫，这里指猫。狴，同『𧈧』，俗称黄鼠狼。狸、狴、犬、鼠都能夜间视物。

（一九）庸谓，岂以为。

评：

在《天论》中篇里，刘禹锡更从人类是否能掌握自然规律和自己的命运的角度，来说明天命论产生的认识根源。他指出，在小河中航行，风平浪静，人们能够认识航行的规律，不会求助于上天；在江海中航行，狂风乍起，波涛汹涌，变幻莫测，人们就不免迷信上天。实际上，是人没有掌握自然变化的规律的缘故。

这里，刘禹锡还进一步探讨了自然现象的规律性问题，认为任何物体都有它的客观规律，而也都有它的运动变化的客观必然趋势。船行水上，如果违反航行的规律，就会倾覆。他还揭示天也是物质的，天体的运动也有客观规律。特别是分析了空间也是客观存在，也有自己的特殊规

律，这是很有见解的。当时就得到柳宗元的赞赏，他在《答刘禹锡天论书》中说：『所谓无形为常形者，甚善。』这些，强有力地驳斥了上天主宰人类社会命运的反动谬论。但文中认为，『天形恒圆而色恒青』，还是沿袭了传统的不正确说法，不如柳宗元《天对》中所指出：『无极之极，漭漭非垠。』东南西北，其极无方，已接触到了太空无限的问题。

下篇

或曰：『古之言天之历象^(一)，有宣夜、浑天、《周髀》之书^(二)；言天之高远卓诡，有邹子^(三)。今子之言有自乎？』答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数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四)之，万物一贯也。今夫人之有颜目耳鼻齿毛颐^(五)口，百骸之粹美者也^(六)，然而其本在乎肾肠心腹。天之有三光悬寓^(七)，万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八)。浊为清母，重为轻始。两仪既位^(九)，还相为庸^(一〇)，嘘为雨露，噫^(一一)为雷风。乘气而生，群分汇从，植类曰生，动类曰虫。倮虫之长^(一二)，为智最大，能执人理，与天交胜，用天之利，立人之纪。纪纲或坏^(一三)，复归其始。尧、舜之书，首曰『稽古』^(一四)，不曰稽天；幽、厉之诗，首曰『上帝』^(一五)，不言人事。在舜之廷，元凯^(一六)举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高宗，袞乱而兴，心知说贤，乃曰『帝赉』^(一七)。尧民之余，难以神诬；商俗已讹，

引天而跋(二)。由是而言，天预人乎？

(一) 历象，推算天体的运行。《尚书·尧典》：『历象日月星辰。』孔颖达疏：『以算术推步，累麻其所行法象。』

(二) 汉代关于天的三种学说：一、宣夜，二、浑天，三、盖天。宣夜讲天无形质，只是大气；浑天讲天体浑然如鸟卵；盖天说见于《周髀算经》，讲天如覆盖。《周髀》，算经十书之一，也称《周髀算经》，西汉或更早时期的天文历算著作，主要阐明当时的盖天说和四分历法。

(三) 邹子，即邹衍，战国时齐人。他对天地的起源有一套说法，当时人称他为『谈天衍』，事见《史记·孟荀列传》。

(四) 揆(亏)，又读愧(愧)，度量，揣度。(五) 顾，下顾。

(六) 骸(孩)，骨。粹，通『萃』，总聚，齐全。

(七) 三光，指日、月、星。寓，即宇。悬宇，指太空。

(八) 五行，指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中国古代思想家企图用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上述五种物质，来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和多样性的统一。

(九) 两仪，指天地。『两仪既位』，意思是指天地已定位。原作『两位既仪』，据文义改。

(十) 庸，用。(十一) 噫(爱)，指噫气，呼气。(十二) 保(保)，同裸。裸虫，没有毛介鳞羽的动物。裸虫之长，指人类。

(十三) 纪纲，法制，伦常。(十四) 尧、舜，唐尧和虞舜，都是传说中原始公社时期的领袖。《尚书·尧典》的开始便说：『曰若稽古帝尧。』稽古，稽考古代历史。

(十五) 幽、厉，周幽王。厉，周厉王。两人都是西周昏暴的君主。幽、厉之诗，指《诗经·小雅·菀柳》及《大雅·板》。前者《毛传》说是『刺幽王也』，诗中有『上帝甚蹈』句；后者《毛传》说是『刺厉王也』，诗中有『上帝板板』句。

(十六) 元凯，有才德之人。古代传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称为『八元』；高阳氏有才子八人，称为『八恺』，见《左传·文公十八年》。孔颖达疏：『元，善也，言其善于事也。』恺，和也，言其和于物也。

(十七) 殷高宗，原作『殷中宗』，据《史记·殷本纪》改。

说(悦 yue),指传说。相传殷高宗武丁梦见『圣人』叫傅说,使百官营求,得之于傅岩,于是作《说命》三篇,说『梦帝赉予良弼(好的辅佐)』,用他为相。见《伪古文尚书·说命上》,又见《史记·殷本纪》。赉(赖 lai),赐予。C112 跋,同『驱』。

评:

在《天论》下篇中,刘禹锡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自然观。他认为『山川五行』是天地万物的根本,天地相互作用,产生了风雨、动植物以及人类等各种自然现象,而人则是动物之中最有智慧的,因此能够与天斗争,利用自然规律,从事社会生活,从而戳穿了上帝创造世界的谬论。刘禹锡这里的认识,也有其局限性。他不了解物质的统一性,而只把物质的某种形态,作为世界的本源,还是不符合科学实际的。

孔孟及其徒子徒孙的天命论,受到法家和唯物论者不断批判和抨击,但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及其御用文人为了维护反动统治阶级的命运而为之摇旗呐喊,修补打扮,改头换面地极力宣扬和兜售,流毒深广。

刘禹锡的《天论》,继承了荀子《天论》的基本思想,而有所发展。特别是从有神与无神的认识根源和社会根源,以及相互转化关系方面的论述,都有创造性的研究。它和柳宗元的《天说》一

起，给韩愈等儒家的天命思想以沉重的打击，在古代哲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今天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从事改天换地的伟大斗争。然而被打倒的反动剥削阶级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时刻在妄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他们一种惯用手段，是从古人中去寻找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武器，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是这样，扯起孔孟之道的破旗，宣扬唯心的『天才论』，来为其『克己复礼』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服务。社会上一小撮阶级敌人，也时常恢复『四旧』，搞迷信活动来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我们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我们一定能把前人没有完成的事业推向前进，而历史上一些进步思想家对唯心论批判斗争的资料，对我们也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语译

上篇

世界上对于『天』的说法有两大派。一派坚持以为天是神明而有灵的，就说：『天和入确实是